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九十六回 借洋錢硬捉瘟生 呼將伯欣逢故友

且說陶觀察聽得薛金蓮叫人請他，心中大喜，便立時立刻的趕到福致裡來。薛金蓮見了，殷懇勸勤的親手和陶觀察脫了馬褂，推他在炕上坐下。這是陶觀察自做薛金蓮以來從來沒有的事情，這一陣巴結，只把一個陶觀察巴結得坐立不安起來。薛金蓮等他坐了一回，方才對他說道：「陶大人，倪今朝請耐來，有句閒話搭耐說，勿得知耐阿肯答應勿肯答應？」陶觀察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「有什麼事情，怕我不答應，你只顧講就是了。」薛金蓮便走過來，和陶觀察並肩坐下，一隻手搭在陶觀察的肩上，口中說道：「倪格兩日要嫁人哉，耐阿曉得？」陶觀察吃了一驚，連忙問嫁什麼人？薛金蓮道：「就是歸格姓鄭格廣東人，來浪倪搭，也是五六年格老客人，故歇夾忙頭裡倒說要討起倪來哉。依仔倪自家心浪，老實說有點勿高興，吃著倪格嘸姆已經去答應仔俚哉，故歇也叫嘸說法。不過倪來浪問搭欠仔幾幾化化的格債，故歇一場刮仔才要還。倪嘸撥洋鈔來浪，格陸請仔耐陶大人來搭耐商量商量，勿得知耐阿肯搭倪想想法子？」

看官且住，陶觀察雖然糊塗，究竟也是個人，天下那有信人將要嫁人的時候，還要和客人借錢的道理？況且這位陶觀察在二月裡頭的時候，想要把薛金蓮娶回家去，無奈這件事兒覺得自己不好出口，特地到浙江原藉去接了太太出來，在大餐館裡頭叫了薛金蓮的局，這位太太就當面和他說明，說陶觀察要娶他做姨太太，身價銀子不論多少。那知薛金蓮一口回絕，咬得斬釘截鐵，不肯答應，陶觀察也無可如何。以前既然有過這樣的一重過節，如今薛金蓮要嫁別人，怎麼竟會和陶觀察當面鑼對面鼓的這般明講，可不是在下做書的有心掉謊麼？但是這件事兒實在是真真實實，的確確，在下做書的不敢掉一個字兒的謊，這叫做理所必無，情所或有。看官們，莫提閒話，且聽正文。

只說陶觀察聽了薛金蓮的話兒，憑你再是怎麼天字第一號的瘟生，心上究竟有些兒不快，低著頭只在那裡沉吟。薛金蓮見了，知道陶觀察心中不悅，便拉著他的手低低說道：「耐阿是聽見倪倪要嫁人來浪動氣？二月裡向格事體勿關倪事，是倪格嘸姆勿肯答應呀！陶大人，耐勿要來浪瞎轉唸頭。老實搭耐說，信人嫁人陸裡肯告訴別人？倪為仔耐陶大人比勿得別人，一逕待倪要好煞，賽過是倪自家人，告訴仔耐也嘸啥要緊，陶大人阿對？」陶觀察被他一陣米湯灌得滿心歡喜，覺得自從薛金蓮院中走動以來，薛金蓮總是板起了一付吃生蔥的臉兒，耳朵裡頭從沒有聽過這樣的一番委婉溫柔的好話，不知不覺的脫口答應出來道：「你要多少銀子，只顧向我拿就是了。」當下陶觀察立刻拿出一千五百塊錢的銀票給了薛金蓮，又和他親熱了一回，方才被薛金蓮催了回去。

隔了一天，薛金蓮已經除了牌子，陶觀察又跑了來，要和他同坐馬車到張園去。

起先薛金蓮不肯，只說除了牌子不便出去。倒是他的娘在旁邊看不過，催著薛金蓮同他出去。薛金蓮沒奈何，只得同著陶觀察坐了兩乘馬車，到張園去坐了一坐。恰恰的章秋谷同著陳文仙也到張園，他們兩個人的情形被章秋谷看得明明白白。薛金蓮無意之間抬起頭來，猛然看見了章秋谷，覺得這個少年意氣非常，風華出眾，長眉挹秀，鳳目含威，好像眼睛裡頭從來沒有見過這般人物，由不得心中一動，想要吊起章秋谷的膀子來。那裡知道章秋谷心上正在恨他，那裡還肯和他要好。薛金蓮落了一場沒趣，口裡頭又說不出來。這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起張園裡頭的章秋谷來，見薛金蓮老羞變怒的起身去了，不覺回過頭來對著陳文仙和龍蟾珠哈哈一笑，陳文仙和龍蟾珠也笑了一回。章秋谷坐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趣味，見大家都紛紛的上車去了，便也別了龍蟾珠，同著陳文仙上車回來，到了新馬路公館裡頭，早已是夜氣沉山，燈光照夜。坐了不多一刻，忽然聽得外面雷鼓也似的敲門，當差的走出去把門開了，早聽得陳海秋的聲音一路大叫進來道：「秋谷兄，怎麼你到了上海不來看看我們朋友，卻先去逛起園來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秋谷聽了是陳海秋，便在樓上急急的走下來，彼此相見，打了一拱，知己重逢，故人相見，自然心上都分歡喜。

陳海秋還沒有坐下，便道：「你怎麼回去了這許多時候，把我們這一班舊時的朋友都撇到腦後去了，是不是？」秋谷道：「那裡有這個話，我回去之後家裡有些家事，外面又有些應酬，忙得不得分身，並不是忘了舊時朋友。你有什麼話坐下來講，怎麼盡著站在這裡。」陳海秋聽了方才一屁股坐下道：「成天的望你不來，連我的眼睛都幾乎望穿，肚子都幾乎氣破。」秋谷聽了詫異道：「怎麼，你望我不來，眼睛幾乎望穿也還罷了，怎麼好好的會幾乎氣破肚子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？」陳海秋摩著肚子，口中說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起來就氣死人。我吃了人家許多的虧苦，一向悶在心裡說不出來，專等著你來了，好和我想個法兒。」秋谷聽了，心上已經猜著了幾分，知道他一定是在堂子裡頭吃了虧了，便問道：「究竟什麼事兒，你且先和我講個明白。我章秋谷雖然趕不上那黃衫客、古押衙，卻也自負滿腹經綸，一身俠骨，只要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，憑你什麼天大的事兒也不在我的心上。」陳海秋聽了，便把自己和范彩霞的事情和他講了一遍：怎樣的想他的念頭，怎樣的想不到手，怎樣的辛修甫和他出主意，怎樣的被他借去了五百塊錢，到得後來終久還是不成功，詳詳細細，本本原原說得明白。

秋谷聽了，低著頭沉吟一回道：「這件事兒來得奇怪，怎麼早不出局，遲不出局，偏偏到他留你住夜那一天，就有人要他代碰起和來，這還說是他們做成的圈套，不必說了。但是你平日之間並不一定怎樣的貪睡，怎麼剛剛的那天晚上你就會糊裡糊塗的睡了一夜，直到明天早上才醒呢？況且你那個時候一個心正在那裡七上八落的，預備著怎樣的偎紅倚翠，又是如何如何的惜玉憐香，那裡就會睡得著？」

不要是他們叫你睡的罷！」陳海秋聽了，一時聽不出秋谷話中的意思，便道：「你這個話兒錯了，我不是個孩子，那裡能由著他們指撥。」秋谷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只問你未睡之前，吃過他們的什麼東西沒有？」陳海秋猛然醒悟，拍著手說道：「是了是了，我未上之前，吃了他們一碗杏仁露。我正心上詫怪，怎麼無緣無故憑空這般的死睡起來。這樣看起來，是他們有心在杏仁露裡頭放了什麼東西，把我吃得這般沉睡，方才圓得過他們的謊來，你說他們可是這個主意不是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何消說得？但是他們這個主意也只好暫時騙你一下，長久下去是不行的，難道你就不會另外想一個法子，上他的手不成？」陳海秋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法子也不知想盡了多少，到得歸根完結還是一個不成功。」章秋谷道：「你這個人真真是個大大的飯桶。你在范彩霞那裡的資格也算得狠老的了，就是想他的念頭也是分內的事情。你只要裝著吃醉了酒的樣兒，睡在那裡不走，或者趁著狂風大雨的晚上，趕到他那裡去借個乾鋪，難道他好把你推了出來麼？」陳海秋道：「豈敢，這些事兒我都一一做過的了，我跑去借乾鋪，他叫我睡在大牀裡面，叫個大姐睡在中間，他自己和衣睡在牀外，要想動他一動都不能的。我有一天又裝著吃得爛醉，睡在那裡不肯回去，他卻叫個大姐把我扶到大牀上去睡了，他自己卻坐著不睡，拿出一付牙牌來過五關。娘姨勸他上牀來睡，他也不肯，一直等到五更雞唱，紅日東升。」

我沒奈何只得起來，問他為什麼不睡，他只說為著我吃醉了睡在牀上，恐怕上牀來睡驚醒了我。我聽了也無可如何，又扳不著他什麼錯處，一時發作不來，你想叫我有什麼法兒呢？」

秋谷聽了低著頭沉吟一會，便道：「法子是有個在這裡，但這個時候也不必和你說明，等我會見了修甫他們一班人，再說給你聽不遲。但是我昨天到此，並沒有出去拜客，你怎麼會知道我已經來了，並且還知道我昨天到張園去的呢？你今天可看見修甫沒有？」海秋聽了便道：「我正忘了，修甫在龍蟾珠家請你吃酒，我正為著這件事兒要和你商量，等會兒在稠人廣眾的地方講起來，我面上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在修甫那裡討了這個差，特地自己趕來請你。現在客人已經齊了，你就趕快同著我一起去罷。」秋谷聽了便走上樓去，換了衣服。陳海秋本來是坐了馬車來的，秋谷便坐了他的馬車同到西安坊來。

原來這一天正是禮拜，修甫在龍蟾珠家擺酒請客，王小屏、劉仰正、陳海秋、陶觀察等一班人統通都請在裡頭。龍蟾珠見修甫來了，便告訴他在張園遇見秋谷的事情。修甫聽說秋谷來了，不覺大喜，便要寫請客票叫相幫到新馬路來請。陳海秋聽得章秋谷已

經到了，格外起勁，便對修甫說了自己趕到新馬路來請章秋谷。當下陳海秋同著秋谷到了龍蟾珠院中，走進房間，見了辛修甫等，大家執手歡然，□分喜慰。秋谷略略招呼了一回，一眼見了陶觀察也在這裡，想起昨天張園裡頭的事情，不覺幾乎要笑起來，連忙別過頭去忍住了笑，和他打了一拱。辛修甫上前介紹說：「這位就是陶伯瑰陶觀察，去年在廣東來，有東方小松的信給我們兩上人介紹，剛剛那個時候你已經回去多時，不在這裡。」辛修甫說著，陶觀察便在身邊取出東方小松的信來遞給秋谷，秋谷接過來看了一遍，大家都說了幾句客氣話兒，方才一同坐下。正是：

瘟生無用，浪揮曲院之金；名士多情，又入笙歌之隊。

以後還有許多事實，章秋谷初到天津，范彩霞降心相就，味蕪園名妓爭風等，都在下集書中再行交代，如今卻要暫時擱筆了。